



爱情如房价般高企，婚姻风险大于股票
腾讯网言情小说第一人**一翎**历时三年强势巨献
2008年超人气婚恋伦理剧场，热度聚焦女医生的命运沉浮

迷情

珠海出版社 一翎◎著





《新创意》(CIS) 目录封面设计

11/2003 中国出版集团 第一卷 第一期 总第11期

新创意

珠海出版社 一翎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意乱情迷/一翎 著. —珠海: 珠海出版社, 2008. 11
(伊人坊系列)

ISBN 978-7-5453-0100-7

I. 意… II. 一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158577号

意乱情迷

YILUAN QINGMI

一翎 著

策 划: 光 南

责任编辑: 帅 云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层

电 话: 0756-2639346 邮政编码: 519001

邮 购: 0756-2639344 2639345 2639346

网 址: www.zhcbbs.net

E - mail: zhcbbs@zhcbbs.net

印 刷: 广州市诚誉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mm 1/16

印 张: 33 字数: 440千字 插页: 4

版 次: 2008年11月第1版

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3-0100-7

定 价: 45.60元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1

近来，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暗中窥视我。

这种感觉很强烈，让我惶恐不安，丈夫滕嘉铭笑我疑神疑鬼，死党小荷说我更年期提前。

真是这样吗？

也许是，我睡眠不好，有点儿神经衰弱，近来手术又特别多，累得够呛。

但还是觉得那双眼睛无处不在，家里、医院、路上，如同芒刺在背。

我每每忽然收住脚步，猛然回头，四下找寻，却总看到人们投来的诧异的目光和陌生的面孔，像是没有任何可疑的人。

我却被这种感觉折磨得神思恍惚，心惊肉跳。

好在放假了，难得的国庆黄金周。

本来想和嘉铭一起去旅游散心，想来想去，决定去泰山。

当我兴冲冲地向他请愿时，他拍着我的脸，歉疚而亲昵地说：“亲爱的，假期自己好好玩玩，我得出差去，真是的，不能陪你，觉得不过意，不过，工作需要，我也没办法，而且……”

“无论你走到哪里，心里都装着我。”我接过来说，顿时觉得兴味索然，我听他这样说不是一次两次了。

他看出我的失意，掏出电影票来，抱着我，亲吻我的脸：“别耍小孩子脾气，你老公我也是身不由己，人在江湖嘛，给，是明天晚上



的，《十面埋伏》。”

两张？我惊喜地看着他，没想到他说：“叫小荷和你一起去，我今天晚上就走。”

我的心倏然冷却，叹了一口气，转身给他收拾东西，灰心丧气地想，小荷？她的未婚夫祥军是个当兵的，好不容易等到国庆节回家了，两口子如胶似漆的，哪有闲情理我？

心里就觉得委屈，好不容易盼来个假期，又要形单影只一个人过，可是，抱怨有什么用？嘉铭身负重任，出差哪能免得了？我不是个喜欢唠叨的人，知道于事无补，也就懒得开口。

嘉铭从后面抱住我，陪着笑，说：“宝贝儿，别这样，让我心里更不过意。”

“不能不去嘛？”我终于忍不住问。

“局里安排好的事儿……回头，我给你带好礼物啊，我的晓雪最善解人意了，对不对？”嘉铭循循善诱。

“连哄带骗！”我赌气地，却不想说出了这个词，说完，自己心里一惊。

“哄倒是的，骗可就冤枉我了……”嘉铭蓦然松开了我，把我转过来，紧张地要解释。

“好啦，我不黏着你了，正事儿要紧对吧，走吧走吧。”知道他还是要走的，我不能不懂事。

“这就对了，亲爱的，开心点儿，回来好好伺候你，向领导保证！”嘉铭挤眉弄眼地说。

我听了，怏怏地，继而强颜欢笑：“不少什么东西吧？走吧。”

嘉铭走了，门关上的的一瞬间，整个世界又只剩我一个人了。

常常这样，我为什么没有习以为常，反而越来越觉得孤苦伶仃了？

去逛利群商厦，也不需要买什么东西，东一头西一头的瞎逛，看的東西不少，脑袋里一片空白。

走到钟表柜，我停住了脚，我和嘉铭戴的那款情侣表，还有得卖，摆在那里，把我们两个相恋时的甜蜜往事牵动了出来……

从什么时候起，我们连在一起看场电影都成了奢望？

“小姐，请把这款情侣表拿给我看一下。”

一个悦耳的磁性男音让我收回了思绪，我抬头看他，不觉一惊，这个男人长得真是帅，气度不凡，举止潇洒。

他转头冲我笑，露出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，淡淡的薰衣草香挥散过来，让我有一瞬间的晕眩。

我的愣怔引他饶有兴趣地凝视，我蓦然醒悟，窘得掉头就走。

“唉！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请你帮我看看这款表好不好，给我和我的爱人戴……我一时拿不定主意买哪款。”他叫住了我。

我只好回头站定，看看柜里的表，依然觉得这款是最精美的，就说：“我觉得这款不错。”

我和嘉铭戴着同款的表，但由情侣到夫妻的我们，爱情的温度早已低落，其实这些细节与爱情，本来无关。

他听了，就对售货小姐说：“好，就这款。”又对我说：“我付款，你等我一会儿，我还有事麻烦你。”

我看他匆匆跑回来，有一瞬间的错觉，嘉铭买这表时，也是这么笑容满面地付款后跑到我身边的。

他拿了表，转身对我说：“麻烦你陪我喝杯咖啡。”

我转头不置可否地看着他，眼睛里充满疑问，他怎么这么自来熟？

他并不觉得冒昧，微低着头看我，露出杀人指数颇高的笑：“其实，我最想麻烦你的事是，可以和你共舞，然后陪你度过孤独长夜。”

这话露骨暧昧，可是他郑重的神色、温柔深情的语气，使得这话并不显得轻佻。

他怎么知道，我的夜是孤独长夜？

我感到恼怒，被揭露了隐私般的不悦，但他纯净的笑容，让我觉得发火很没风度和幽默感。



我们互相凝视，我看到他眼中跃动的热情火焰，理智告诉我该走了。

不要和陌生人说话，这对女人，是个忠告。

我礼貌地拒人千里：“对不起，我约了人。”

他听了，失望的神情写在脸上，继而微笑：“你会记住我的，今夜，你也会在我梦里。”

“你好像过于自信了。再见。”我冷着声音，很不客气地说，他的笃定让我反感。

走出很远，却觉得他还在看我，回头，果然，他站在那里，玉树临风，含情脉脉。

我要走回去，一夜情的剧目就可能登场。

我为自己这个念头脸红，转身决绝地离开了。

第二天，去影院看电影。

两张票，一个人看，想想就觉得凄惨。

我在黑暗里找位置，觉得茫然无助，黑夜摸象是这种感觉吧。

如果嘉铭不出差，他一定会揽着我的腰呵护着我向前走，他还是很体贴的，出差也是不得已的事情……

我闷闷不乐地想——忽然，一只温热的手拉住了我！

我一惊，转头看，可是影院里已经熄灯，乍然进来，什么也看不清，我心存侥幸地想，也许是嘉铭，故意给我惊喜。

我就叫：“嘉铭，你这该死的，吓我一跳。你搞什么鬼把戏！”

身边传来几声浅笑，淹没在嘈杂的人声里。

我顺着他的牵引依次挤过人群，终于坐定。

往旁边一看——天，哪里是嘉铭，竟然是昨天在利群遇到的人！

他怎么知道我会来看电影？

眼睛适应了黑暗，电影也已经开演，我能清楚地看到他专注于屏



幕的侧面，鼻翼俊挺，唇型优美。

我的心开始不规则地跳，隐隐地不安让我如坐针毡。

如果说，昨天是偶遇，那今天就有点不对劲儿了，怎可能总会这么巧？

“开始了，开始了，专心点儿。”他冲我露出一个贴心的笑容，我这才发现，我的手，竟然还被他握着。

我慌忙抽出，我说：“让我看看你的票，你是坐这里的吗？”

他说：“别出声，让人听见非把我赶走，那你就没有佳人陪伴了。”

我听了，稍微放松了心情，问：“你没买票？”

他乐了：“我不知道你会坐哪儿，买的什么票？”

呵，这人！

“你怎么知道我会来看电影？”我满肚子疑问。

“小姐啊，你非要我说我对你一见钟情，整夜守在你家楼下，盯着你出门，追过来陪你？”他又露出他那蛊惑人的笑来。

“……”可哪会有这么巧的事嘛。

“好啦，看把你奇怪的，我也就是想来看看电影，碰巧你来了，我就先占个位子，回头人家来了，我让给他，然后把你拉走，没别的意思！”他这样解释。

“为什么要把我拉走！”还没别的意思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立刻充满戒备。

“因为……第一次偶然相遇，山又蒙蒙，水又蒙蒙……”他调皮地念起了歌词。

“你这人说话总是这样吗？腻歪得像个流氓！”这次，我毫不留情地打击他。

“不是总是这样，只对你是这样。”他保持着单刀直入的表达方式，不愠不火。

“为什么单单对我？”脊梁上滚过寒意。

“因为我们前生就相爱。”他看着我，没有一丝戏谑地说，郑重得



如同宣誓。

“……这里没人喜欢听骗子念台词。”我清醒地挖苦他。

“要知前生事，今生所受事。”他一本正经地说，“我保证，我们前生今世，都相爱，你信吗？”

“这话你经常对人说吧？感情都泛滥成灾了。”我坐不住了，想跑。

“看你这人，不对你说这些吧，你觉得我图谋不轨；顺着你的问题，对你说这些吧，你又说我感情泛滥。呵呵……愁死我了……”他换了口气，坐在那里，支着脑袋一脸沮丧，忽然又抬头瞅我，“你们女人习惯想男人对你们图谋不轨是吧，连偶然遇见也要问为什么，连说话都要接受审查，还让不让人活了。”

他这一说，想想也真是的，我的问题确实有误导的指向，可是……

“别老是这么紧张兮兮的，放松点不好啊？”他显出些不耐烦来，“那，我这边不也坐着个美女吗？瞧人家多大方，当我是空气，你就不能学学！”

我想笑，忍住了。

“想笑就笑嘛，我这么卖力地勾引你，不给点儿鼓励，我还怎么进行得下去嘛！”他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。

他自己把话这么说着，倒显得我太小心眼儿了，我就缓和了神色。

“说真的，没别的，我就是一个人无聊，真的，凑巧碰到了你，而且你也确实值得我这样的帅哥恭维一下，回头，你要不愿意跟我走，我还得自己走，没想绑架你。”他显出无可奈何的神色来，苦口婆心地说。

也许，这也是个孤掌难鸣的主儿，和我一样，渴望人陪吧，也就是碰巧嘛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何苦思来想去，那么累干吗？我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了。

他很会察言观色，又说：“你这人看起来什么都好，就是有一点不好……”

我等着他说下面，就听到他说：“就是太重视我了。”

我终于被他说笑了，我说：“你这话让我想起狐狸对乌鸦说：‘你哪里都好，就是不会大声叫。’结果，乌鸦不服气，一张嘴，肉就掉狐狸嘴里了。”

他听了也笑：“如果你一松口，也一准掉我手里了。”

看着我又严肃的脸，他不紧不慢接着说：“可是如果你不松口，那我就只能靠边站。对吧？所以，并排坐着看场电影嘛，又不是强迫你上床睡觉，用得着这么紧张吗？”

我彻底放松了，他说得有理，再说，反正我旁边也不会有人来，正好他在，也算没浪费一张票。

我这么想，就不再计较了，抬头看电影。

正演到章子怡假扮歌妓为金城武献歌献舞，那双舞刀弄枪的手腕，舞起长袖彩练来，同样波光潋滟，风光独好。

渐渐看得入迷。

影片里的场景很是引人入胜，金城武和章子怡的虚情假意，就在这情景交融里，慢慢假戏真做，爱到至死不渝。

爱的刀光剑影无处不在。

我看着这影片，置身其中地感受，却愚钝地感觉不出，爱情的埋伏正向我展开……

看完电影，我们走到了灯光灿烂的大街上。

该说再见了，可是他彬彬有礼地说：“请小姐给我个当绅士的机会，让我送你一程。”

现在，我们虽然彼此说不上熟稔，至少感觉不再陌生。

我想拒绝，可是竟然莫名其妙地默许了。

我们就一起默默往前走。



我突然想到，嘉铭此时在做什么，如果他知道，他文静内向的妻子，此时，正和一个陌生的帅哥漫步街头，共赏灯光星泽，会怎么想，怎么做？

心里便有些忐忑不安。

身边的人很敏锐，他忽然停下来，竟然执意牵我的手：“别把自己装进套子里，即使那里很孤单、很冷，也不敢探出身来寻求温暖。”

很好的比喻。

我抽出的手再度被他握紧。

他的眼睛熠熠生辉：“不要退缩，今夜，把你交给我，好吗？”

“不好！”我脱口而出，我不要一夜情，那种放荡的游戏后患无穷，我做不来。

他看出我的戒备，顿了顿，若有所思，玩世不恭的笑再次浮在脸上，良久，他漫不经心地说，“你能竖贞节牌坊了，呵，不过你想歪了，我只想陪着你，不动你，如此而已。”

那不是引狼入室吗？到时候我要吃了亏找谁去？

我才不傻。

我在沉默里打算盘。

他盯住我，一副了然于胸的德性，笑容里充满挑衅的暧昧：“不敢带我去你家？”

“当然。”我并不会负气上当。

他一字一顿地说：“今晚不会，可是以后会。”

我对他的自以为是感到可笑，我说：“以后，我们不会再见面了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他马上肯定地回道，“百分之百不可能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诧异。

他做出一个很诡秘的表情来，看我，像研究一个古董，突兀地问：“你不认识我吗？”

“不认识。”我反问，“为什么我会认识你？”

“上天安排的，呵呵，你真是很有趣。”他出我意外地说，“我可

是天天都能看到你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我听了，吃惊地瞪大眼睛，我想起那双无处不在的眼睛，难道是他？

“呵呵……怎么啦？我又不会吃你，怎么这么看着我？”他对我露出的惊骇神色感到好奇。

“……没怎么，被你唬着了。”想想觉得自己很可笑，他说什么就信什么啊。

“没唬你，不信等着瞧。”他的声音真好听，“你……想不想天天看到我？”

“……”我心里一动，看着他，有一瞬间的恍惚，天天看到他？想不想？

他就在我的沉默里对着天空的星星握手在胸前：“请上天替我圆梦——请让这位美女以后能够天天看到我这个帅哥。”

“自大狂！谁稀罕天天看到你！”我被他的怪样子逗笑，心里充满温暖。这一刻，我忽然想起，在嘉铭的忙碌中，我很少有这样的开心了。

一起散步、看星、说话逗乐，已经是太久远的记忆，久远得已经模糊不清。

他一本正经地闭眼许愿，然后转过身来，看着我，忽然轻声温柔地说：“这一瞬间，很想，抱抱你。”

我浑身一颤，本能地退后一步。

他就爆笑开了，笑够了，冲我摇头：“你真是……真把我看成色狼了是吧。”

我那么好笑吗？他总是这样笑我！

“不是看成，觉得就是。”我不客气地说。

“既然如此……”他忽然冲过来，喘息着说，“那我还客气什么？”说完就抱紧了我。

我挣扎，就听到他在耳边呵着温热的气息，说：“别动，只抱一



会儿，求你。”

我挣扎不出，任他抱着，他的胸怀宽厚而温暖，一如嘉铭曾经给我的。

他的头倚在我的肩上，呢喃着：“你的头发真香……”

我不要这种迷醉的感觉，太危险了，我推他的时候，他牵过我的双手，放在他身后环抱住他。

然后，他试探着吻我。

我奋力推开他，扬手给了他一巴掌。

他立定，依然从容，看着我，充满探究地揭露我：“你明明在渴望。”

是啊是啊，我是渴望，可是我为什么渴望，因为我孤单、寂寞、找不着安靠！

嘉铭，你为什么总是要扔下我一个人？

我突然觉得委屈，红了眼眶。

他就慌起来，疼惜的声音传过来：“对不起，我……是情不自禁。”

是我自己在放纵，不该只怪别人。

我默默地，冲他摆摆手，转身要走。

他追上来，转到我面前，展开双臂拦住我，良久，说：“记着，这辈子，你一定会和我在一起——亲爱的章冰小姐。”

我听了，惊得跳起来：“你是谁？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？”

“因为我们前生今世都相爱，再多轮回，我也忘不了你。”他深情款款地胡言乱语。

我气呼呼地瞅了他一眼，绕过他走了，心慌慌的，却也莫名地悸动，升起异样的温热来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一直有些神不守舍。

那个男人的影子开始缠着我不放，一连串的疑问扰得我心烦。

独处的时间变得无限绵长难耐。

打电话给小荷，小荷好像还在床上，窸窸窣窣地背景杂音，让我浮想翩跹，觉得自己真不该打电话给她。

果然，小荷一边娇嗔地骂：“死鬼，接电话呢……”一边敷衍我，“让他给烦死，章冰，明天我们逛街去，不理他！对了，你那位又出差了吧，你没把预防针打一打？”

我赶紧草草挂断，连小荷都习惯了嘉铭的出差和忙碌了。

我头昏脑涨地过了两天，整天躺在床上，睡了醒，看会儿书，还睡，想这么把剩下的几天统统打发掉。

手机就在这时响了，是个陌生的号。

一接，那边传来他的声音：“嗨，有没有想我？”

我怔了，觉得不可思议：“你怎么连我的手机号都知道？”

“不是你告诉我的吗？”

“胡说！我哪有？”

“看你这记性，还没老年痴呆的资格吧，就这么不讲理了。”

我愕然，难道是我忘了，也许吧，近来，我也觉得自己做事颠三倒四的。

“在做什么？”他猜测的语气传来，“看书、洗澡……陪男人聊天？”

我被他逗笑：“不对，陪男人上床。”

他就惨叫一声：“谁？趁我不在，干我老婆！”

我听了，大笑出声，忽然想，嘉铭怎么不知道打个电话来问问我在做什么？这几天，他都忙的什么？他那么放心地把我扔在家里，一次又一次。

“谁在干你老婆我怎么知道，好了，弄明白了，我是人家的老婆。”我很清楚地告诉他。

“唉，遗憾的事情就在这里，如果你是我老婆，我不会让你跟别的男人煲电话粥。”那边传来一声叹息，说得我心里很烦。

“没事我挂了。”我说。



“别，我想你，想听你的声音。”他急急地说。

我就感到了愤怒，他到底是谁，凭什么窥见我的孤独一再肆无忌惮地挑逗我！

“你他妈的是谁到底？凭什么想我？凭什么想听我的声音！我不认识你，不想看见你，我结婚了而且很爱自己的丈夫，对婚外情根本没兴趣对你也很讨厌，你不要再来打扰我让我心烦！”我冲着手机叫嚣，然后恨恨地挂断！

什么人来？遇见一两次，就把爱情挂在嘴边，句句相思，骗鬼去吧。

我又不是干涸的河床，给一点滋润，就会碧波荡漾。

那我是什么？

为什么我的心蠢蠢欲动，萌生从未有过的期盼，这期盼是什么呢？扰得我这样寝食难安？

我关掉手机，我不能给自己机会犯原则性错误。

我想，这个与我擦肩而过的男人，从此，我们永远不会再见面了。

这时，门铃响，以为是嘉铭回来了，我欢呼着跑去开门。

一个小妹妹抱着一捧火红的玫瑰站在门口！

是不是走错了门？我早过了让人送花的季节，我刚要开口，那小妹妹说：“请问是不是章冰小姐，有位先生让我把这些送给你，请收好。”

我接过花，还有一个包装精致的小礼盒。

关上门，打开一看，倒吸一口凉气，竟然是和我那只一模一样的情侣女表！

有一张字条：和你一起买的情侣表，合二为一，留以为念，爱你在分分秒秒里。

并没有署名。

但我知道是他。

这个疯子想要干什么？他究竟是谁？

2

国庆节休假回来第一天，医院召开全体医护人员大会。

我迟到了，假期的慵懒还没有从我的身体里褪尽。对我来说，医院的一切总是冷冰冰的，所有的医疗器械和所有的面孔，虽然它们和他们都为病人的生命尽职尽责。我身处其中，却总是难以溶入角色，我不喜欢我的职业。

这时，我尚不知会在这冰冷的氛围里，正开始上演许多精彩的情节，会让我以后疲于奔命，刻骨铭心。

迟到总会引人关注，本来聚精会神于主席台的人们，仿佛有某种特异功能，不约而同地转身，将视线焦点对准我。我是面无愧色地接受这一注目礼的，在我的思想里，我想我今天来是多余的，我应该在继续呆一天，然后明天直接进入工作状态。

一屋子人坐得水泄不通，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往哪里插脚，就只好站定，在茫茫人海里，一时间，不知怎样处理自己。

小荷在人群里叫我：“章冰，这里！”

我寻声望去，小荷的旁边空着一个座位。令我感动的是，当我挤过去，那个座位上贴着我的名字。这让我感觉自己是被重视过的，有人用默默的劳动认可了我的存在。

人们终于转过头去了，主席台上有人声情并茂地讲话，因为我的迟到，有一瞬间的中止。

我的座位正对窗，轻风带着热浪吹来，有树影随风在窗外拂动，那是芙蓉树，粉红色如浮云一样的绒绒花簇，在翠绿的叶子间疏密有致，暗香浮动，让人的心情变得晴朗。

我珍爱每一个季节里我所能看到的植物，它们每时每刻都在向我演示生命的过程，在青春繁盛时节，努力把最美的姿容呈现出来，



然后从容地走向衰老和死亡。

而我，正如开在繁华时节的花一样，生命充满活力，但嘉铭的忙碌，让我日渐寥落，衰老与死亡的气息，逼近的，不是我的容颜，而是心……

现在，我在这里坐着看芙蓉花开，很久以后，也许，我会像一片缩水的叶子，枯黄萧瑟，那时，看花的心情又是怎样的呢……

我是个习惯于神游天外的听讲者，大多时候，我是魂不守舍的，有时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，但我就是没有办法听取演讲者的话，它们是在另外一个空间里的噪音，从来与我不相干，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。

但今天有所不同，那个声音很特别，也许是会议室很大，回音效果很强的原因，那个声音有一种质感上的穿透力和乐感。

我凝神看过去，却迎上一道刹那间让我心神不宁的眼光，那种震颤，让我轻微地皱了皱眉头。

不敢相信地再仔细一看，我差点儿失声惊呼，真的是他！

此时，他若有所思的黑眼睛，被台上深紫背景的台幕和他深蓝颜色的西装托衬得明若晨星。

我仍然不知道是谁在那里讲话，从看到他时，我就没打算把眼光开。

他怎么会坐在这里，和我在同一个医院里同一个会议室里开会？

想想，也难怪，医院这么大，加上来来去去的病号和家属，可谓人满为患，而我调到这里工作不满一年，大多时间又是呆在手术室里，同一个科室的人都还没认全……怪不得他说他可以天天看见我！

可笑是我，还奇怪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……我对他尽释前嫌，并心动莫名。

想到他为我请的愿，我哑然失笑。

他则有意无意地瞟过来，神色肃静，“人模狗样”。

从他面前的标签牌上，我看到“吕静”两个字。